



2020 年的国庆中秋长假,对几乎所有人而言都是特殊的,一个重要的关键词便是“重逢”。相隔 19 年,中秋国庆又欢聚在同一天,是时令的重逢;回到故乡,给父母刷碗洗筷,是家人的重逢;相约同行自驾,是朋友间的重逢。在记者体验长假的采访线路之间,也有着所有人一样的重逢。

想起昨天:重回故地心灵的风景

命运偶尔重复着同样的事。这是一座海滨城市,我父亲年青时在这里服役多年,从事新闻报道工作,退伍后成为一名记者。我高考后来这里读大学,学习新闻专业,毕业后做了记者。毕业后会在哪一年重回这里?那会是因为什么样的理由?2019 年,这个迷局有了答案。在一个充满快乐气息的日子,我遇见她。当她告诉我也在这里上大学时,我知道了重回的理由。这个假期的计划非常简单,和她在座城市走走,但因为另一个偶然,所有计划必须重来——我的乐队,将在这个假期重聚。

我当初为什么爱上摇滚乐,并在随后的日子里组了自己的摇滚乐队,有一次偶然至关重要。就像突然决定长假的行程,或预定行程的突然改变。

我刚上小学,姐姐在一次夜跑时,把耳机塞到我的耳朵,音乐是唐朝乐队的《国际歌》。我一下就被电吉他吸引了。中学开始学吉他,一个朋友恰好有一把二百多元的破吉他,就常去他家里玩。虽然我后来有了四百多元的吉他,上千和上万元的吉他、电吉他,但那把二百多元吉他的价值,依旧无与伦比。

吉他与摇滚乐,就是中学时代的一个出口,所有的烦恼和情绪,都夹杂着青春里的荷尔蒙,伴随着噪声喷涌而出,就像一直在认真工作的我们,突然遇见长假。而在长假中,我们有时间做两件事,发现新景区和温习旧的风景。

大学里有两件事,我觉得别人难以做到。第一是大学 4 年,我把图书馆近现代文学区前 6 排的作品按顺序读了一遍,第二就是组建了一支摇滚乐队。

小学听的是港台流行摇滚,比如 beyond 乐

队;初中迷上了大陆流行摇滚,比如许巍;后来,又接触到绿日乐队、林肯公园等欧美流行朋克摇滚;到了高中,爱上了反光镜乐队和刺猬乐队;再后来,就爱上了金属乐。

在大学组建的乐队,就是金属乐中的新金属和工业金属风格。我的乐队里有 5 个人。我是节奏吉他手,负责氛围营造,构建起音墙;陈江南是主音吉他手,负责大部分歌曲的旋律和乐器独奏(SOLO)部分;弹贝斯是从子超,负责低音部分,是乐队的骨架;鼓手是原豪,打出具有压迫感的节奏;主唱张琦,用各种发音方式唱腔表达情绪。

我们的足迹遍布这座城市各大高校和音乐节现场,收获了众多好评,成为当地高校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。当然,因为金属乐的唱法和演奏都与流行乐不同,也吓坏了不少带孩子来看演出的爷爷奶奶,和从未接触过金属乐的学生。

尽管我们在一起排练、演出十分开心,但我们都知道,情怀爱好和工作生活不能混为一谈。毕业以后,我们的乐队暂时散了。

相聚今天:超越时空的长假集结

乐队的微信群,这些年一直很热闹,不同于毕业就“死群”的班级微信群,一起玩乐队的朋友,更像一起出生入死过的老战友,这是毫不夸张的。排练时,大家因为一个小节,甚至一个音符争得面红耳赤,甚至拍桌子摔门。真正演出时,意外就更多了。返送音箱忽然没声音,成员之间就不知道其他人演奏到哪了,要凭默契和经验继续。大多时候,观众根本不知道台上设备出了问题,但如果乐队有一人不能及时化解意外,台下就会一清二楚。乐队成员必须是一个整体,构成了事实上的战友情谊。

乐队的人料定,假期至少有几天我会在座城市。因为这里是我们曾经的、永远的青春的岛。

江南和超超先和我约了饭局。我女朋友 10 月 2 日有课走不开,我计划 1 日和 2 日在城阳,3 日后去市南市北。从两位老友那里知道,国庆前两天,江南先在即墨姥姥家过节,3 日才有时间;超超 1 日从工作地北京路过济南,转车回烟台的家,在家待两天才有时间来青岛。我们暂定了 3 日晚上,在城阳找个菜馆相聚。

周末聚焦

后会有期,快乐的长假

图文 本报记者 刘帝恩

我们 3 人群聊时,主唱张琦和鼓手豪豪,还有我的前鼓手黄金龙也加入进来。大家期待着,也都有时间。最后确定了 3 日下午和晚上,接着就为见面开始工作了。

乐队聚在一起玩,最重要的就是设备先进的排练室。我先打电话给青岛知名音乐人傅彬和商斯奇。两位大哥曾对我帮助许多,这次又很热心帮我联系场地,让我非常感动。细想起来,毕业后,我们这些回家工作的年轻人,去北上广等地工作的同学,或在青岛等地结交的朋友,其实从未有过距离。

这次聚会,我把它称为“摇滚聚会”,本以为可能在毕业 5 年、10 年后,但我毕业后的第 3 年,机会就来了,真不敢想像。

挂断电话没多久,两位老师回复:“我们自己的酒吧设备倒是没问题,但是 10 月 4 日前大家都不在青岛,光找场地的话,有两家琴行推荐给你。”我按照指示,添加了一个李沧区琴行老板的微信。对方知道是傅老师的朋友,十分客气,但说自己的琴行设备很简陋,都是练习音箱,鼓是电子鼓,如果可以将就,他还是很乐意的。

我立即回到乐队群。大家一致意见,聚一次不容易,设备不能将就。没过一会儿,毕业后就留在黄岛区工作的江南,给了我们新的选择。他在黄岛联系了一家琴行,有专业的排练室,租金价格也不贵。从下午到晚上,青岛之行的计划,由逛景点变为老友见面和摇滚聚会。虽然有些小插曲,但大家想聚的愿望更强烈。

确定了行程,更大的问题摆在了面前:毕业后几乎没动过琴,以前练的歌几乎都不会了。大家好不容易见一次,玩的时间也只有短短几小时,如果因为我的技术拖了后腿,岂不是很扫兴。

行动起来。从网上又把吉他谱下载到电脑上,对着重新练,尽管有的歌十分生疏,但有几首很快就熟了,曾经滚瓜烂熟的,温习还能找到以前的惯性。

9 月 30 日晚 11 时 30 分,和几年前上学时别无二致,背着 4 公斤的电吉他,4.5 公斤的效果器,提着衣物背包,我踏上开往青岛的夜间列车。

再续明天:青春在一起的故事

青岛北站下车,步行至西广场扶梯,出站隔一个马路就是即青公交 3 号线。坐公交车,程序并没有上火车容易。戴上口罩,打开微信的二维码,给师傅看一眼绿码。打开支付宝的琴岛通公交电子卡,刷码乘车,1 元钱可到打车需 50 元的地方,十分划算。

听说城阳区的地铁已空载试运行,如果 3 个月内无恙,年底前新线路将会运行,这对于城阳区上学的学生,地铁线附近的居民,无疑是利好。当然了,经常往返济青的我,更是巨大的便捷。

在北京、上海、武汉等地,我都体验了地铁对于城市便利的提升。作为新一线城市,青岛地铁起步晚,发展速度并不慢。官方数据显示,2019 年,青岛地铁共发送乘客 1.88 亿人次,数据十分可观,也间接显现了地铁的优势。

因为是早上 7 点到达青岛,到城阳区才 9 点左右,预定的酒店要 12 点后入住,我把行李暂存到前台,扫码骑车,去一家影院看热映的《夺

冠》。出示健康码,测体温,登记,扫码取票,就可以观影了。现在的影院,已经不用隔座订票,前来观影的人不在少数。巩俐和女排姑娘们,把“女排精神”演绎到极致,让人热泪盈眶。

10 月 3 日上午 10 时,超超从即墨北站下车。江南开车接到了超超,紧着来酒店接我。即墨就在城阳北,从即墨北站到我的位置,开车不到 1 个小时。我们上了车,江南导航定位了黄岛区,打开了动感的 disco 音乐,随后一脚油门,车就行驶在了宽阔的马路上。

我们去黄岛,走的是胶州湾大桥,就是我们常说的跨海大桥。桥上是小汽车、客车,桥下是一望无际的海面。打开车窗,海的味道连同呼啸的风灌进车里,头发都蓬松了起来,让人倍感舒适。略有遗憾的是阴天,海上起雾,若是晴天白云朵朵,大家的心情会更好。国庆期间,胶州湾大桥免费通行,省下了几十元的过路费。

到了黄岛,已是下午 1 点。女友问吃什么?我和江南、超超异口同声地说,馄饨面。我们说的饭馆,位于我们大学附近的小区,馄饨可选加肉或加虾,加不加面任选,两两相乘,算 4 种口味。上学的时候,一碗馄饨 8 元钱左右就能吃饱,好吃又不贵,我们经常光顾。时隔几年后,大碗加虾加面的馄饨涨到了 15 元,但对于味蕾的极致享受,这依旧十分便宜。坐着等餐,我的口水已经止不住了。

下午 4 点左右,我和江南、超超先到了约定的琴行,张琦、原豪、黄金龙陆续到来,半小时左右调整好心情,音色,排练就开始了。

大家频频出错,这已在所有人预料当中。吉他手和贝斯手的手指已经僵硬,鼓手的底鼓也踩不出以前的速度,但这不妨得我们十分的快乐。每每出错,大家都爆笑,这和当时为了排练的争执较劲完全不同。现在的我们,是完完全全在享受音乐,享受在一起的短暂时光。这一次的演出,在大家都到齐的那一刻,已经圆满完成。

晚饭,酒过三巡,脑子里萦绕起中岛美雪《归省》中的一句,大意是“短暂的时间,能够相信他人,便又可以努力半年了”。这次的重逢,就让我们再一次汲取力量,期盼下一次摇滚聚会的日子,也在生活事业中继续努力。摇滚精神是勇往直前,无所畏惧,生活也是,保持冲劲,在平淡中积聚力量,在自己的领域深耕细作,寻求人生境界一次又一次的突破。

后会有期,我的青春,我的乐队!

后会有期,我们的青春的岛,我们的快乐



三十年风风雨雨,三十年坎坎坷坷,三十年艰难历程。每当父亲谈起“拉地排车”经历的时候,父亲总是满怀深情。“我还没拉够地排车”,父亲说,“拉上地排车跟唱戏一样”。分队那年父亲买了一只毛驴,每天坐在地排车上父亲唱起了“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。”八十年代后期,父亲租用本村十多辆拖拉机每天奔波在“送石灰”的路上。“这个社会好到顶了。”“不交公粮,国家还给赔钱!”“这个时候,没有谁欺负谁!”“只要肯下力气,到哪里都能吃上饭!”“如今要啥有啥,啥都不缺。”“一年国家给我的钱能买两千多斤麦子,够我吃好几年的。”对于曾经经历无数风雨的父亲来说,今天就是最好的社会了。94 岁的老父亲每天提着鸟笼子,楼上楼下锻炼着身体。他对祖国深深地感恩着! ■毛毛 摄影

入秋后的几天持续高温,热得什么也吃不下,就想起母亲做的凉面叶来。

忙完了麦收,气温就一天比一天高,从田野河坡闯进村子里的风,也都是温乎乎的,甚至有些发烫。牲口家禽,都躲进棚圈,趴在阴凉地儿,人也懒洋洋的。一日三餐干粮锅饼、白菜辣椒,还有必不可少的咸菜,面汤每顿都有,喝下去就一顿的汗。到了饭点儿,桌上的老几样,怎么也提不起来胃口。

母亲从地里回来,或者放下手中的针线活,凑到我们跟前,说吃凉面叶吧。我们立马来了精神,胃口就像那只趴在天上吐舌头的大黄狗猛然闻到飘来的肉味,瞬间跳跃起来。

新收的麦子淘净晒干,磨出来的面粉还带着一股香味儿。面缸里舀出一瓢,瓷盆里倒进刚打上来的井水,一遍遍地和面、揉面,面团越来越硬实。案板上撒上一层面,母亲握着一米多长的擀面杖,双手滚动,反正面来回翻动,直到把面团擀成两张锅盖大小的面片。折叠,切成一指多宽的面叶,摊在铺了一层面粉的拍子上。

拍子是用高粱杆儿针线串成的,专门放面条、面叶、水饺用。大锅里烧水,咕嘟咕嘟翻了水花,面叶倒进去,锅开了淋两遍水,也就煮熟了。烧锅前再准备一盆凉水,有的人家用新打上的井水,清亮中透着沁凉。我家是把开水倒进瓷盆里冷却的,用箬篱把煮熟的面叶捞出来,放进凉水盆里,泚一遍水后,筷子挑出来,分盛进碗里。

吃凉面叶最重要的是调料。不像现在花样繁多、味道各异的佐料、蘸料、配料,那时用料无非是蒜末和醋,再就是胡萝卜咸菜洗净了,切成碎丁,拌在面叶碗里。再后来,有了麻汁、芝麻油、黄瓜丝,就更加爽口了。夏日的午后或者傍晚,一脑门的汗,浑身没有力气,端起一碗凉面,扒拉两口,顿时浑身通爽。

我家吃凉面叶,还有一道别人家少有的辅料,腌咸的香椿。老宅子里有棵香椿树,树干很粗,我和弟弟第四只手牵在一起才能包围过来,正好高过屋顶,亭亭如盖,遮翳了我那两间老土屋。

打我记事儿香椿树就有了,挺在东屋的前面,每年一开春就抢先绽出红嫩的香椿芽。我和弟弟爬到树上去摘,或者在竹竿梢绑上铁钩,伸到香椿芽根一拧,一束香椿打着旋儿落到地上。

香椿的吃法很多,用水焯了,切碎,拌在新打来的豆腐里,撒上盐,滴两滴香油更好,更多的是香椿炒鸡蛋。我家,爷爷家,叔叔家,西院的扈奶奶家,小伙伴太平家,各家都要送一些。挎着竹篮,要么干脆扯着衣角,兜上一些送过去。

就是这样,树上的香椿还是越来越多,而且越来越老,就摘下来丢在咸菜缸里。那时村里家家户户都有一口咸菜缸,我家的一米多高,缸口直径比锅盖还要大一圈,一年四季蹲在院子的西北角,顶着塑料布缝制的缸盖儿。咸菜缸里青萝卜、胡萝卜居多,也有白菜帮、辣椒、没长成个儿的小茄子,我家还腌了很多的香椿。

吃凉面叶之前,从咸菜缸里捞出香椿,叶子已经很少了,叶梗鲜亮,一如刚摘下来的颜色。洗好切成碎丁,混着调料拌在面叶碗里,一股浓浓的清香,既解馋又降暑。

走出家门上学、工作后,每年暑期回到家里,母亲都做凉面叶,成为炎炎夏季的一道美味和挥之不去的记忆。无数个夏的傍晚,院子洒了水,灰尘和白天的炎热一起消散了,把方桌搬到香椿树下,风轻微凉,间或有几声蝉鸣虫吟,一家人围在方桌周围,端着一碗凉面,边吃边聊,边说边笑。

现在极少吃到凉面叶了。母亲长年辛劳,双手骨节肿胀,去医院看了好多次,服药、针灸、理疗,偏方也试了不少,但肿胀疼痛一年比一年厉害,特别是阴天刮风的时候,又疼又麻。和面这样的活儿根本做不了了,手不能握面团,一使劲儿就钻心的疼。

母亲年纪渐长,忘事儿越来越厉害了,医生说是老年痴呆的症状,而且会越来越重。别的还好说,做饭总是丢三落四,有时不放盐,有时两次甚至多次放盐,再就是拿着锅铲子到堂屋取东西,走进屋门就忘了拿什么了,做出饭来看着我们动筷,一脸急切地问我我们咸不咸。所以我们回到老家,总要抢在她前面钻进厨房,虽然她总是和我们争着去做饭。

这几年,天热或者天冷的时候,我都要接父母过来跟我们住一段时间。有次跟母亲说起凉面叶来,不由感慨现在的凉面可没有小时候吃的味道好。第二天下班回到家,一盆烧开的水已经冷凉了,餐桌上摆着黄瓜丝、胡萝卜咸菜丁,切好的面叶码在案板上,放在锅边,就等我们回家煮面了。听父亲说,午饭后母亲就开始和面,忙活了三个多小时,攥两下就揉揉手指。

那天吃到久违的凉面叶,还是小时候的味道,虽然少了香椿。但从那以后,我不再跟母亲提凉面的事儿了。

风雨夜路回家的人

赵志会

周末济宁故事

午夜的山村,偶尔几声犬吠,他悄悄起床,把昨晚备好的东西仔细看了一遍。装满石灰的地排车上有开棍、铁锨、塑料布、蓑衣,盛着二斤面粉的布袋,一件旧大衣,装了十个窝头的干根袋子,一大茶缸,口袋里的一沓毛票。

他轻轻开大门,费劲地把车拉出院子,回头再把门栓从外面插上,轻轻推了一下,很牢靠,放心地拉起,奔向六十里外的济宁。他就在这无声无息中开启了重复的一天。吃力并熟练地拉着车,巧妙地绕过路上的沟沟坎坎,好在车轴是济宁老洋桥下买的“青岛牌”,车条也刚紧了一遍。一千七百斤石灰的地排车,在土路上极平稳地一点一点向前。

远处黑压压的树上,突然“哇——哇——哇”的鸟叫,他警觉地抬头看了看天,浓稠的黑把天空遮了,“早哇阴,晚哇晴,半夜里哇撑不到明”。凭着经验,他知道一场大雨要来,本能地加快脚步,六百米宽的土路,二十分钟甩在了背后,终于上了平坦的兰枣柏油路。

当正前方露出鱼肚白的时候,饥饿、劳累一起袭击了汗流满面的男子,他盼望着尽快到达安居——这里起火便宜,开水免费。况且,在吃饭的空档兴许能遇上买主。当到达安居东一茶馆的时候,天已大亮。他停稳车子,用“开棍”支撑着车杆。拿着面袋子、大茶缸来到茶馆,说是茶馆,也是加工饭菜的地方。男子取出面粉交给老板,老板把面粉倒进一个和面盆里,加上少许凉水,用筷子费力地搅成面疙瘩,在茶炉子上做起“疙瘩汤”,趁着茶馆老板忙碌的空间,男子倒上一大茶缸开水,掏出旱烟袋,坐在门口与老板攀谈起来。地瓜干、青草的价格,石灰、石头的行情。约摸半个小时,二斤干面做成的“疙瘩汤”端上餐桌,男子风餐露宿仅仅二十分钟消灭殆尽。吃饱喝足,男子付了二分钱作为伙食费,他又开启了征程。

上午十点半的时候,终于到了济宁越河涯石灰市场。他把车子挨着先到的石灰车停稳,问了问今天的行情,掏出毛巾,擦干净满脸的汗,拿上茶缸,来到老梅家的旅店,倒上开水,再回车前等

买主。“六月天,孩儿面,说变就变”,还没喝上几口水,黑云密布,一阵凉风来了,赶紧把大衣、面袋子叠好,放到石灰上,用塑料布把车子盖严实,回头帮同行石灰车搭上塑料布。他们一溜站到店屋檐下,看着雨水砸地的水花,聊着这场雨淋了石灰行情,淋了拉石灰来的路。很快,又找到这场雨的好处,“有钱难买五月旱,六月里连阴吃饱饭”,他们又想起来地里的庄家苗,这场雨的种种好处。太阳偏西,市场上剩下不到十辆石灰车,再不来买主,就得上旅店吃饭,两毛钱,等于几十斤石灰白拉。一天卖不掉,住店加吃饭,丢掉半车石灰。正寻思着,来了个买主,讨价还价,生意成了。离这里二十里路,一个供销社用石灰做做附剂,就是“车用不用了,用一千斤就够了。他咬咬牙,就算为省了“市里”这顿饭,他启程了。

到了供销社,从伙房打来开水,掰开窝窝头,一块一块泡在茶缸里。供销社的人递上一块咸菜,他津津有味地吃着午饭。一千斤石灰过完秤,他用粪箕子一趟趟背到库里,两个小时,五张“大团结”换到了贴身的口袋里。

又回到市场,等新到的买主,车上还剩下七百斤没有出手。临近下午 4 点,就剩他一辆车的时候,新买主来了,挑三拣四,价格一压再压。天色已晚,再住下还得花钱,不如贱卖回家节省,也算多卖了钱。

拉着空地排车回去,正是乡下人晚饭时间,回到茶馆吃了晚饭,一毛线的面条,大步流星往家赶,六十里路,六个小时,到家正好凌晨四点。东方大亮的时候,他又拉上车,去石灰窑装石灰。他新的一天就开始了。他就是我的父亲。

父亲今天讲这些的时候,过去半个世纪了,他完全清晰地记的每一个细节。地排车一天都不能停,七张嘴等着吃饭呢。刮风下雨,黑夜天明,前路茫茫都不能停。

一次卖完石灰,时间还早,父亲拉着车去济宁汽车站“揽座”。有个要运三百斤货物的,跟父亲谈妥十五块钱运费。父亲拉着货往曲阜北走,

货主一直远远地跟着。到了兖州孙氏店吃饭,那人还是远远躲着。到了地方,卸了货,父亲才看清是化肥。那时候,化肥属于“违禁品”,私自贩卖、运输都得判刑。今天,父亲想起来还是后怕。

另一次卖完石灰在旅店收拾车子,一队戴着红袖箍的人快速包围旅店,强行搜身,要打击地下运输。父亲手疾眼快,把包里的五十多块钱塞进一个空烟盒,扔到地下,狠狠地跺一脚。来人搜遍父亲身上和房间各个角落,还不甘心,追问父亲石灰的下落。父亲赶紧说出石灰卖到石桥公社辛店大队前进家,因为盖房钱紧,没给现钱。那些人又向父亲要石灰购销证,还扣了地排车。那些人走后,父亲拾起来地上的烟盒,搭上长途汽车,回家开了《赵庄大队石灰自产销介绍信》,当天返回济宁,搭上几盒“大前门”,好话说尽,第二天才讨回地排车。

一个年底,父亲卖完石灰去车站揽座,拉了两个客人,还有足有五百斤重的行李,去菏泽郓城县什集。走到郓城丁长已是半夜,又冷又饿,父亲实在不能前进半步!三人在一个供销社的雨搭下面搭上衣、棉被将就一夜。等三天后回到家,父亲的脚掌打了血泡,每走一步,钻心的疼痛。此时,石灰窑都放了年假。他扛起洋镐、铁锨,来到原大队石灰窑存放石灰的地方。刨开表层的硬土,露出白白的已经粉了的碎石灰。父亲在那里奋战一个星期,脚掌痊愈。等过了年,在石灰窑还没开窑的时候,父亲收获的十多车石灰买上了个好价钱。“害人如害己,坑人如坑天”,父亲常常念叨的一句话。由于父亲诚信经营,足斤足两,石灰成色好,每个石灰客户就成了最好的广告宣传员。每次几乎不用去“越河涯”就有了自己的销路。“天下穷人是一家”。父亲常常把一些同行拉到家来吃饭。老庚、老梁都是我帮我、我帮你的朋友。他们有时一起出发,当来到“大洋桥”的时候,父亲总是停下车子,帮着一辆辆拉过“大洋桥”,总是最后再通过。在市场上,每当遇到客户,总是先让给年龄小的同行,因为,他们的家人挂念着这些年轻人,都等着他们及早回家。